

全球化语境下黑衣壮族群文化发展及文化认同

王朝元¹, 陈 静²

(1.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全球化”现象内容丰富、意义深远, 对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产生着巨大影响。黑衣壮族群作为壮族的一支, 地处偏远, 但依然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黑衣壮文化在现代社会及全球化趋势中发生了深刻改变, 其文化认同也因此出现新的变化。

[关键词] 全球化; 联结; 黑衣壮;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B83-069;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07)03-0044-05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发展的趋势, 已经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发生在经济、政治领域, 更是影响到了文化领域。全球化不仅促生出文化经济、文化产业这样的新型经济形态和模式, 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人民及民族、族群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 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保持、促进具有差异性特征的多种文化的共存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研究者而言, 对全球化影响下产生的种种文化效应进行深入、广泛、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并据此提出应对策略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产生、共存、发展着多种形态各异、内容丰富的民族文化。各种文化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地交融促进、相互影响,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文化格局。这也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及其突出特点。而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现代信息媒介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 各个民族的文化呈现出突破传统的新内容和新特点, 民族乃至民族内的族群对于其文化的认同也产生了新的认识和发展, 也因此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

黑衣壮作为我国壮族的族群之一, 受其地理限制和生产方式、经济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中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内容丰富多样, 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的传统形态。但这并不是说黑衣壮文化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模式, 从历史上看, 黑衣壮族群在与其他族

群及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不断交融、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 其自身文化的内容、形式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 突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文化形态。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黑衣壮族文化及其文化认同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来自于其族群内部寻求发展的需要, 更源于黑衣壮族群之外的更大范围的文化群体的需要。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对于黑衣壮文化的发展、现代转型及其保护、开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的黑衣壮文化不仅仅是壮族文化的一种, 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更使其成为了壮族文化的代表, 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突破了其自身文化圈的限制而出现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 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认识和了解。同时, 这种外向传播也对黑衣壮族群内在文化产生了“反作用力”, 使得黑衣壮人对自身族群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 从而促进了黑衣壮族群文化认同的自觉和新的建构。

一、全球化与地方文化

全球化涉及面之深广、内容之复杂多样, 使得对其进行抽象的高度概括和确定性定义成为众说纷纭的难题, 一直没有形成可以使众人信服的概念。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所言: “全球化概念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 它的各种含义似乎是轻而易举、丰富多彩地就从其中流动出来了。它是一种非同

[收稿日期] 2007-02-10

[基金项目] 教育厅社科项目“黑衣壮审美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作者简介] 王朝元(1958-), 男, 广西荔浦人,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陈静(1981-), 女, 甘肃天水人, 南京大学博士生。

寻常、容量丰富的概念,产生了远远超出完全是社会事实的思索。假设和强大的社会形象与隐喻。”^{[1](p2)}因此,当内容远远大于形式,难以在数字之内进行概括的时候,避重就轻地摆脱文字间的纠缠不休,避虚就实地对其特征进行总结和描述,就成为较为可行的切实之举。

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对全球化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全球化的特征是“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e)”,即“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全球化指的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1](p2)}。他认为,全球化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在不同的文化群和文化圈层之间形成了关系紧密、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直指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的。随着世界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地球村”的出现,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很难限定于以地域或领域的界限进行划分。同时,世界各国乃至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都处于全球化趋势之中。这一强大趋势的结果即是形成各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汤姆林森进一步解释道:这种“复杂的联结性”概念“预示着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间的亲近感(proximity)”,即“是马克思在《手稿》(1973a)4中所说的‘时间导致了空间的湮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则把它指称为‘时空的压缩’”^{[1](p3)}。他认为人们以有形的(例如空间旅行)和再现性的(如通过电子传输信息与图像)两种时间缩减的方式产生了一种距离的收缩感,从而跨越了时间。人们体验这种亲近感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空中旅行”,通过现代交通与传播媒介,人们调整自己的经验感受,克服空间的差异性而体验到了异文化的生活方式,获得一种新的经验。“于是,衡量全球化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克服有形的距离跟克服文化的距离之间究竟相差多远”^{[1](p7-8)}。在此过程中,个体实现了全球现代化的典范性体验和全球化所带的“移位感”的转换。而联结具有的“详尽阐述滑动”核心概念也喻示着某种单城性(unicity),意指“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1](p13)}。

文化作为全球化这种“多维度”现象的重要维度之一,与全球化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应该说,文化对于全球化经济、政治的影响日益显著,甚至可以说,“全球化的程度在文化的战场上,要远远高于经济的和政体的方面”^{[2](p9-10)}。

从文化这一维度来看全球化的联结性,就可以看到全球化对于文化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全球同质化(homogenization)“就是把全球化展示为同步化,

与一个标准化的消费文化的要求相同步,使得各地多少有些相似”,以及与之相应的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存在。汤姆林森还强调指出:“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促进了更多的有形的流动性,但它对文化影响的关键之处在于地方性本身的转型”^{[1](p40)}。而理解这种转型就必须借助非领土扩张(derterritorialization)这一概念。它强调了文化的超时空性传播方式,以及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或者说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侵入。这种扩张化所带来的实际影响之一或许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此“复杂的联结减弱了文化与地方的联系”^{[1](p40)},也就是说全球化使得文化与其存在时空的联系减弱,造成了地方文化在全球化中逐渐被“同质化”,与全球主流文化的鲜明差异也逐渐淡消。

从全球化与地方文化的相互渗透来看,一方面,全球化对地方文化及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造成了威胁:在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中,非领土扩张造成地方文化从内容到形式主体的缺失,这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议题。另一方面,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一个文化实践与文化表述的过程,是与文化的全球化、同质化相对应产生的。文化多样性也需要不断在经验中以知识的形式沉淀,被权威地加以表述。因此相对而言,地方文化与文化的全球化所产生的激荡更主要的是发生在地方文化的内部,是地方文化自身文化实践和进行文化表述的过程。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为地方文化在新的时代中进行重新整合及现代转型提供了机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文化中个体的文化认同形成了影响,甚至是损害,但在文化整合与转型的同时也会激发出新的、甚至更为强烈的认同感。我们还应看到,地方文化作为一种与全球同质化所对应的存在,其存在对于日渐标准化的主流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和丰富,它能满足人类不同层次的心理需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黑衣壮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而存在,有其独特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一种文化样式的存在,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次,黑衣壮文化在发展中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与其他许多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少数民族文化相比,黑衣壮文化保留的传统部分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值得保存的部分,同时其独特的内涵意义和审美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寻;此外,黑衣壮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地方文化与全球化文化相互激荡的时空框架。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文化力量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传统和现代的叠合与冲突,时空压缩中

的文化转移,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状况的并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

二、全球化与黑衣壮文化的现代改变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而存在的黑衣壮文化,其文化与地域、族性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也因此保存了较为完整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其宗教信仰及仪式等都得以代代相传,生活习俗、饮食习惯、服饰特点也都保持了原初性,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和族群认同心理。这些既是其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其经济落后的内在深层原因。

我们从黑衣壮文化圈内部来看其文化的传承。传统的黑衣壮文化圈主要是在同一个族群内部,一般是以一个独立的村落为单位的。村落内的村民之间因为悠久的联姻关系几乎都有着亲属关系。在大众传媒未介入的漫长时间里,他们之间的文化传承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为主,其口头语言壮语是其组织山歌、聚谈等文化活动的传播媒介,在这样一个内部循环传播的封闭性文化圈内,在少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文化主体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在较长时间内都保持着稳定的模式。而维护这种文化、将之继续传承下去的方式就是其文化的维继模式。黑衣壮传统文化维继模式主要依靠祖先崇拜与巫术崇拜相混合的民间信仰力量,依然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族式的保存和传承。对他们而言,一切都是祖宗传下来的,后辈所要做的仅仅是遵循和维护这种惯例,将它们继承下去。^[1]从这点而言,黑衣壮族群依然处在“前现代”的社会状况之中。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完全封闭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文化始终处于不断传播、交流、渗透的相互影响之中。黑衣壮文化亦是如此。在不断与其他壮族族群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及汉族文化进行交流的同时,它也发生着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黑衣壮文化发生了可谓最为剧烈的改变。人们开始走出壮乡去见识完全不同的世界,新时代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黑衣壮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逐渐影响到了黑衣壮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使身处偏僻、封闭村落里的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世界上的热点新闻、别样的生活和文化。大众传媒的介入不仅仅大大扩展了村落里人们的交流方式和文化的传播方式,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丰富了其传播内容,更重要的是将他们引入到了一种不同于他们几百年来生存空间的时空之中。现代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

与新的、强势的文化影响之下,黑衣壮人对本族文化产生改变心理和需求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说黑衣壮内部存在着一种前现代、现代与通过传媒认识的“虚拟”后现代状况的空间叠合,黑衣壮人对其所处的时空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情况尚处于朦胧感受的话,那么外界力量的介入就造成了现实的后现代状况的真实化,并促进了黑衣壮人对其文化和文化认同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在黑衣壮族群之外的外界力量主要包括政府、学者及商业人士。这三种力量的介入使得黑衣壮文化独特性凸显出来,将黑衣壮文化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也促使黑衣壮族群认同随着黑衣壮文化的重新整合而发生改变。^[4]

首先,三种外界力量的介入,在黑衣壮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力场。无论是出于行政目的还是学术或商业开发的目的,三种力量的对象是一致的,但在途径上有着不同,作用于不同的方面,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一方面对黑衣壮文化进行着不同样式的宣传,一方面也使黑衣壮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不同的领域中,依据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性的面貌。当黑衣壮山歌出现在南宁国际民歌节这一国际舞台后,黑衣壮人、黑衣壮山歌、黑衣壮文化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之中。其鲜明的民族特点使得都市喧嚣中产生审美疲劳的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又因对它知之甚少而产生了多种建立在“联想”之上的主位判断。黑衣壮究竟该以何种面貌为其本来面目,似乎已经很难说清。在传媒力量的大肆宣传之下,在吸引外来探奇游客的策略之下,黑衣壮甚至成了“原始的”、“神秘的”、“返璞归真”的传统文化的典型,黑衣壮文化在现代所发生的转变以及黑衣壮文化向现代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势被忽略,或者说被巧妙地隐蔽了。这虽然也是一种宣传,但从根本上而言是对黑衣壮文化的一种误读。

其次,如何对黑衣壮文化进行价值上的判断?什么是黑衣壮文化价值的核心内容?对黑衣壮文化价值的保持是否可以选择?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也是对黑衣壮文化如何进行保护和开发的深层理论思考。虽然目前三种力量相互交织、彼此影响,也在某些方面形成合作,但由于出发立场和力量作用形式的不同,并没有完全形成一种合力,或者说,并没有就此种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也更谈不上共识。这就使得黑衣壮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大家都知道黑衣壮文化需要保护,值得开发,但都没能提出切实可行、合乎实际、多方受益的可实施方案。即使有过的初步试验,也很难谈得上成功。

第三,应该看到,外界三种力量的介入对黑衣壮文化及其文化认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无法避免、常常为人所忽视的,同时也是黑衣壮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文化与全球化在地方内部产生力量激荡的主要方面。黑衣壮人在外界力量介入后,开始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传统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并开始重新审视被忽略的文化传统。于是,传统的织布机从落满尘埃的屋角搬了出来,又开始吱扭吱扭地转动;本已很少人穿的传统服装也重新从箱底翻了出来,人手一套,连小孩子也备了新装;本是师公做法事时的宗教仪式也被改编成了“师公舞”;从前的家谱、家训又被老人们忆上心头,付诸成文……这些在外界刺激之后产生的自发自觉行为可以看作是黑衣壮人在其地方文化内部所进行的文化实践和文化表述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又是依据什么来作出这种种努力呢?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黑衣壮人按照晚会的形式为外来的客人表演各种自编自导的节目,本来是每年固定时间举行的仪式性质的“歌坡节”也成为了随时上演节目之一。外来的人们在这里体验到了一种完全不同自身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异文化生活方式。他们为之欢欣雀跃,为之惊叹。而他们所赞许的、所推崇的往往又成为了黑衣壮人继而加以重视的文化因素。可以说,这是一种隐含的“同质化”,外来者根据出于自身文化的心理需求而在黑衣壮文化中所获得的满足则成为了黑衣壮人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出发点,或者考虑到黑衣壮自身文化的维继性和生命力,可称之为促发因素。黑衣壮文化已经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复杂的联结减弱了文化与地方的联系”,在联结所具有的“滑动”意义之中,黑衣壮文化与其地域的联系也逐渐减弱了。这或许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无法改变的结局。文化与地方联系的减弱虽然对文化的传统因素产生巨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传统就此消失,其文化所具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特性还是存在的。即使不再使用石具,即使不再身穿黑衣,即使不再住木楼,黑衣壮依然还是具有其传统的特色。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黑衣壮人自身的努力及其文化认同心理的强大力量。

三、黑衣壮族群的文化认同与全球化

“大概说来,身份认同(Identity)分为4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5](p38)},这是从身份认同的不同层次而言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

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以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形成个体的内群体认同(ingroup identity)是指个体在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时有意识地依据由语言文化价值和 cultural 习俗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属性来进行”^{[6](p407)}。综合以上两个概念可以看到,文化认同涵盖了身份认同的不同层次。在个人层面上,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对集体的认同和自我认同,继而影响到个体所在社会的认同的形成,文化认同促进了所在集体及社会的凝聚力的整合和某一类型的文化群体的形成,是该文化群体的标志。

黑衣壮族群的文化认同在外界力量介入之前,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黑衣壮人在被外界称为(或者说被学者命名为)“黑衣壮”之前,并没有对自身文化产生自觉的意识。实际上,黑衣壮人一直因为地理、经济条件的恶劣及身着黑衣而处于文化的劣势,甚至受到其他壮族族群的某种歧视。在外界力量的“开发”之下,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独特性的存在,从而获得了自我认同,并因为文化的相同性而对黑衣壮族群产生一种集体的认同,继而对自身文化产生一种维护意识,在与其它壮族族群以及汉族的交流中,通过对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存在,意识到了“我们”与“他们”的差异,并以此获得社会认同。

而从发生角度来看,文化认同“最初必然是附着于种族、语言、习俗、民族、地域等属性的认同之上”^[6]的,体现着文化群体对文化价值的选择。“个体随着出生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这种文化属性,成为皮肤之外的最为重要的类别特征。然而,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对于个体来说,文化所蕴含的意义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个体对此不仅面临着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如何参与和建构的问题”^[6],黑衣壮人同样面对着如何选择、如何参与和建构的问题。一方面,文化需要族群的存在,这也是文化差异性的决定性因素。“任何文化都可视为一种表达与叙述,而任何文化的表达与叙述都不能缺少两种根本的引力:族群与地域;如果没有这两种引力,文化就成了断线风筝”^[7]。另一方面,“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文化、民族、宗教、语言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它们不断地被建构与被解构”^[7]。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族群也需要应对变化的文化意义,从个体到集体不断建构起新的认同,也由此在思想和精神上产生强烈的冲击。黑衣壮人在焦虑中不断建构着新的文化认同。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对于本族文化的地位、价值和

意义又都是模糊的。在他们的解释中,祖先、神灵是一切事物的源头。对这文化之根的追问,他们依赖的是外来者的研究。他们需要外来者的承认从而确立自己,需要外来的“命名”。那么,现在的黑衣壮人则开始自觉地寻找文化认同所依附的属性,即使这种探寻在开始时会显得较为盲目。但这必须依靠黑衣壮人从组群内部建立起来,而不是由外界赋予他们。这或许是黑衣壮文化在现代社会及全球化的影响之下的根本之路。

[参 考 文 献]

[1] 英 约翰·汤姆林森. 全球化与文化 [M]. 郭英剑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Waters, M. Globaliz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3] 陈静. 大众文化之路——黑衣壮传统文化的现代保护与转型, 神圣而朴素的美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4] 陈静, 刘萍. “走进”与“走出”的境遇——全球化趋势下的黑衣壮文化保护与开发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 [5] 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 [J]. 文艺理论, 2004(2): 38.
- [6] 杨宜音. 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 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 [M] // 张存武, 汤熙勇. 文化教育与认同 (海外华族研究论集: 第三卷), 2002.
- [7] 彭兆荣. 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 [J]. 中国音乐学, 1999(3).

Ethnic Group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Hei Yi Zhua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ANG Chao-yuan¹, CHEN Jing²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has rich content and far reaching influence on all areas including culture. Though the Hei Yi Zhuang (the black-clothing Zhuang ethnic group) as a branch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live in remote areas, they are affected by globalization. In modern society and in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ulture of the Hei Yi Zhuang and their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onnection; Hei Yi Zhuang;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 阳 欣]